

星期天夜光杯

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0年7月19日 星期日 第839期 |

新民晚报

| 首席编辑: 吴南瑶 视觉设计: 戚黎明 编辑邮箱: wup@xmwb.com.cn

9

汪涌豪,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古典文学出身的他, 自2016年开始创作诗歌。每天, 他都在朋友圈发布一首自己的诗歌, 配以旅行的照片, 日日如此。

面对后疫情生活, 如何用诗歌来抚慰心灵, 对抗生活的压力? 对话汪涌豪, 听他讲述诗歌的“功用”。

1 但凡心灵激荡的时候, 总会先想到诗歌

● 每当遇到重大灾难的时候, 诗歌往往是人抒发内心情感的最佳途径。

答: 其实可以说, 一个人但凡心灵激荡的时候, 总会先想到诗。你可以在911现场的断壁残垣上, 看到很多人贴的诗。同样, 当人遇到幸福, 也会想到诗。我们年轻的时候, 会给自己心仪的女孩送礼物, 其中最高贵的就是情诗。甚至当初克林顿送给莱温斯基的, 就是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

碰到痛苦, 碰到幸福, 人们会用诗来表达。为什么? 因为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 “诗是语言献给灵魂的礼物”。换成大白话就是, 诗是人性的精髓, 是情感当中最精细的部分, 更是人最深层的感情表白方式。诗歌触及的是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它始终给人一种抚慰, 也愿意给人抚慰。因此, 诗在任何时代都被人需要, 被人珍视。

●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关心诗歌, 慢慢学习写诗。

答: 这和当下的生活有关。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张扬, 人类精神生活的领地不能不说有越来越收窄的趋势, 乃至出现了道德的迷失和存在的迷失。人人只关注当下, 不认真思考未来。更深层的还有形而上的迷失, 那种意义沉沦, 目标丧失, 深度感缺乏, 人变得越来越平面化, 一方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 其实你处置自己的方式和别人都是一样的, 哪里有什么独一无二。很多人仅仅从物质的角度去理解现代化, 现代化作为世俗化过程的特性由此被无限度放大了, 以至挤压到了人的精神。

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有一个概括我看不错, 他说现代人普遍处在“上不在天, 下不在地, 外不在人, 内不在己”的困局中。上不在天, 是指物质膨胀下, 精神信仰层面出现了危机。下不在地是指科技高度发达, 工具理性横行, 诗意栖居变得越来越难, 被异化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比如手机是个好东西, 但它客观上已经成为许多人的负累, 挤压着人们的时间, 让人不能随性地生活。外不在人, 是指原有的伦理与人际关系全被打破, 代之而起的是基于法律基础之上的权利和义务。内不在己最严重, 是就每个人都失去了把控自己的能力而言的, 人人听命于外在环境, 幸福感下降, 精神焦虑增加, 心态失衡频发, 个人成就意识严重缺乏。很多人说, 就是为了停在原地, 都必须拼命地往前跑。

由此, 激发当下的我们, 需要特别追究精神存在的意义。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面包与美酒》中有一个大哉问: “在贫瘠的时代, 诗人何为?” 对此, 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做了一番阐释, 他指出时代之所以贫瘠, 是因为人们缺乏对痛苦、死亡和真爱本质没有遮蔽的认知, 这种情形由来已久, 它本质上是与文明的神性之光过早地日薄西山有关的。然而, 当物质压迫人的精神, 诗是可以用来拯救的。在贫瘠的时代, 诗人应该有所作为, 也可以有所作为。故这样的警示性发问, 即使对当下仍不无裨益。



做灿烂星空下的吟诵者

——对话「诗人」汪涌豪

◆ 沈琦华

3 诗歌给我极幸福的体验

● 你对自己的诗集《云谁之思》的出版期待了很久。

答: 确实, 自己从未如此急切地期待一本书的诞生。这是我第一部诗集, 拿到后摩挲了很久, 的确, 它的出版带给我极幸福的体验。

这140首新诗都是我欧洲旅行时写的。10年前, 我开始有计划地到欧洲旅行。之所以称旅行而非旅游, 是因为它是逐个国家、逐个城市全方位的深度行走, 甚至有时是反复行走, 且目的不在美食购物, 甚至不在美景本身。关注的重点始终在当地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与艺术审美, 吟咏的对象, 因此也多半是与荒原、遗址、墓地、宫殿、古堡和故居相关的人与事。当然, 各种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是题中本有之义。

让我感受特别深的, 是在巴黎大太阳下排了整整三小时队, 参观一个地下墓地, 大为震撼, 整个人似乎得到了洗涤。当重新回到太阳下, 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让我当即拿出随身携带的诗本, 坐在草地上, 几乎忘了周遭的一切。急着想逛街的太太和儿子只能在一旁等了我一个多小时。我想说, 这种似得诗神召唤的感觉, 太美好!

● 你为什么写诗?

答: 还要重提普罗茨基“诗是抗拒现实的一种方式”这句话。其实, 同样的话很多诗人都说过。譬如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就说: “诗的能效为零, 但另一种意义上它又是

无限的”, 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他的《诗人与诗歌》中写道, “诗歌是无法应对社会顽疾的, 但却可以疗救自我。”诗能抚慰我的心灵, 远胜过巴黎、纽约街头的五光十色。

前面我说到史蒂文斯, 他是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 早年在一家保险公司任高级职员, 他的诗都是在50岁以后发表的, 被称为自古希腊索福克勒斯以后最大器晚成的诗人。他视写诗为纯粹的私人兴趣, 又生活在远离纽约的康州小镇, 从未与文坛有任何往来。他最后总结自己70多年的人生, 结论就是, 诗是“从内部出现的暴力, 用来保护我们免于外来的暴力”。他称诗是“对抗现实压力的想象力”, 可以帮助人过“自己的生活”。当然, 这个结论要与不写诗的人说, 他不会有很清晰的感受。要怎么说服呢, 其实诗的面目一点都不艰深, 孩子都能写。微信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小孩子, 他们写的诗很灵动, 很有想象力。所以什么时候你有了诗的冲动, 只需坐下来, 拿张纸就行。

还有就是, 诗可以让你去关注远方。如今, 诗与远方常常被人并置在一起, 可能是人们对当下的生活实在太厌倦了。但我理解的远方是什么呢? 是无穷的空间和无穷的时间, 是人类所有的文明创造赋予后人的那种广大的定位。康德曾说, “位我上者, 灿烂星空”。诗歌可以让我摒弃眼皮底下的鸡零狗碎, 去关注人类整体性的精神出路, 这个出路, 就是我的远方。

2 诗歌让你看清自我, 看清无形的内心世界

● 为什么诗歌可以对人的精神有拯救呢?

答: 因为诗能让你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世界。如《荷马史诗》吟咏“黎明垂着玫瑰般的手指”, 不是经由诗人奇妙的发现与创造, 你哪里能看到这些? 这样的句子一下就把你吸引了, 你会觉得很新鲜, 阅读会暂时停顿下来, 这样你和你的阅读对象之间就有了“阻隔”, 产生了紧张, 这种“阻隔”造成的审美陌生感, 会让你思考。而经由思考, 你的某种记忆会被唤醒, 你的内心因此获得深刻的感动。诗就是这样, 可以让人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它有时会让你觉得有点太过刻意, 甚至不太合乎常理, 那其实是因为你平时看到的东西都很单薄, 你从来觉得好看因此乐见的东西都很浅薄。更重要的是, 诗歌可以让你看清无形的内心世界, 看清自我。所以从很大程度上说, 诗永远与人“内心的风景”相关联, 有强烈的“内指性”。它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内心并直指人的内心, 唯其如此, 不仅可以比小说的情感更强烈, 也可以比它更睿智更深刻。许多人甚至以为, 正是诗的“内指性”, 使它获得了比其他任何文体都悠长的生命。

因此, 闲着的时候我经常翻阅诗集, 读诗可以不让思想生锈, 不让感觉迟钝, 并可以抵抗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森所说的外部世界的暴力, 乃至“内心的暴力”。海子当年住在北京郊区昌平的出租屋, 精神苦闷, 想喝酒, 又没有钱, 于是跑到住处旁的一家小酒馆, 对老板说: 我给你朗诵一首诗, 你能给我啤酒吗? 老板像是见了怪物一样支开了他, 他当然不理解这个年轻人, 但怕他影响自己的生意, 还是给了他一箱啤酒。想必此刻的海子倍受各种压力的摧残, 内心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风暴。有时诗能将这种风暴平息; 有时, 那些最深情的人, 因此会被诗带走, 或者说, 他们也带走了诗。

● 诗歌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如何理解?

答: 大诗人雪莱曾说过, “诗人是这个世界未被确认的立法者。”很多人把这句话简化了, 说成“诗人是立法者”。其实, 雪莱的断语恰恰说明诗人所具有的立法者身份很难被社会承认。后来, 到了美国客观派诗人乔治·奥姆那里, 他给出了一个新的判断: “诗人是未被确认的世界的立法者。”在他的视野里面, 诗人是立法者已无可争议, 只是他所面对的世界改变了, 有了太多难以确认的未知。这些纷乱逃出的无穷的新东西, 荒诞的东西, 都需要诗人去判定, 去指正。

所以说, 通过诗歌介入现实生活, 通过诗歌介入人生, 这就是诗歌至于当下的存在意义与价值。

● 一个人要走向内心很难。

答: 一个人走向内心世界的路, 远比走向外部世界的更漫长更艰难, 但诗歌可以帮助人找到自己, 因为诗歌有“内指性”。人们不是都承认, 比天空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吗? 什么东西可以装得下无穷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 不就是人的心灵吗? 自己读诗的时候, 每当觉得有句诗说出了我内心深处的感受, 所谓先获我心, 常常废卷长叹, 会高兴得笑出声来。当然, 有时也能悲从中来。

诗人普罗茨基说, “诗是抗拒现实的一种方式”。阿诺德说, “诗是对人生的一种批判”。诗歌不只有温柔的一面, 它能追问, 也是人抵抗现实负面的一种重要方式。